

抗戰的新階段

林語堂一編著



戰時出版社

戰時小叢刊之二十一

抗戰的新階段

戰時出版社刊行

目 次

抗戰的新階段	錢俊瑞	一
中國人的抗戰精神	黃嘉德	七
日本對華作戰結果的觀察	王紀元	一〇
中國抗戰的前途	孔斯文	一七
關於中日戰爭的預言	威爾斯	二三
中日戰爭的結果怎樣	林語堂	二六
最後勝利一定是中國的	甘乃光	三一
我們已得到勝利	宋慶齡	三七
中國走向民主的途中	邵力子	四〇
我們的信心	邵力子	四二
中國當盡量運用自己的優點	鄒韜奮	四八
踢中國男兒	王芸生	五〇
鐵的信念與血的教訓	王芸生	五四
艱苦奮鬥勿餒勿驕	王芸生	五六
艱苦的任務	潘漢年	五九
新苦行主義與戰時統制生活	倪文宙	六六
兩個「十月」	宋慶齡	六八
二十年前革命的俄國	金仲華	七三
蘇聯革命與中國抗戰	張志讓	七五
學習蘇聯的經驗	馮仲足	七七
十月革命給我們的教訓	陳毅	八二
土耳其的榜樣	王芸生	八六
美國獨立革命的榜樣	紫 郁	八九
從瓦礫堆中產生新中國	胡愈之	九三
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楊東蓴	九四

抗戰的新階段

錢俊瑞

一部份同胞聽到太原失陷了，我們在上海近郊的部隊也全部撤退了，就表現出一種悲觀、失望和頹喪的情緒來。有些愛國的熱情青年甚至抱頭痛哭，老年人也不免悲從中來，老淚盈顴。

我們要堅決的告訴這些同胞：你們愛國的熱情是可愛的，然而你們所抱的態度是不正確的。這種不正確的態度對於自己是無益，而對於國家民族却是有害的。我們明明知道，你們之抱有這種態度就因為你們具有一種完全錯誤的見解。你們大致以為我們中國在這次抗戰中間已經，或者在基本上已經失敗了吧。假如這樣，那末我們就應當指出，你們的見解就真是小兒的見解。你們自始就把一件最偉大最艱苦的民族解放事業看做比小孩拍皮球還要容易的事情，你們自始就以為這次我們的抗戰，第一個月是我們開始抗戰了，第二個月就有無數的友邦來幫我們的忙，而到第三個月就有一個簇新的自由獨立的新中國屹立在天地之間，日本帝國主義也就應聲倒斃在刀光劍影之下。

朋友，天下是萬萬沒有這樣容易和便宜的「偉大」事業的，如果民族解放的偉業真是這樣容易，那末帝國主義的世界早就推翻，我們這些弱小民族早該享福了。從歷史上講：美國的脫離英國而獨立，是經過了七年血戰的結果；意大利的脫離奧國而獨立，也是經過了多年血戰的結果。而當時英國和奧國對於弱小民族控制和侵略的力量，比之目前的帝國主義列強不知要差多少倍。此外，革命

後的蘇聯經過了三年的苦鬥，才把帝國主義聯合干涉軍隊趕出境外；而當年各帝國主義國家在世界大戰之餘，大部份已經精疲力盡。試想我們眼前的敵人，他們以多年的準備，動員他們最精銳的部隊和最新式的武器來向我們開刀，而我們要把他們趕出境外，却只需要幾個月！那不是孩兒們的痴想是什麼？不是對歷史的嘲笑是什麼？

全國同胞應當完全肯定的承認：我們已經開始了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了，而這種偉大事業的完成，必須要經過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苦鬥。從蘆溝橋事件到現在還只有四個多月，四個多月在五年十年裏面還只是小小的開端，根本說不上是抗戰勝敗決定的時期，更說不上是抗戰結束的時期。

從另一方面看，我們的抗戰却將從第一個階段進展到第二個階段去。在第一個階段我們的抗戰有些什麼特點呢？

第一，我們在這個時期的抗戰是軍隊的單獨抗戰，而不是全民抗戰；是政府的單獨抗戰，而不是民族抗戰。結果怎樣呢？結果是我們在軍事方面，無論從戰略或是戰鬥上講，在基本上是失敗了。當然，我們在淞滬和晉北的抗戰已經換得敵人沉重的代價。特別是晉北的戰局已經開發了軍民合作抗敵的大門，孕育了新階段抗戰在軍事上能夠得到勝利的一切特點。

第二，我們在這個時期的抗戰在政治上打下了一些良好的初步的基礎。抗戰本身就是一架碩大無比的發動機，牠能推動着軍事的機輪，使軍隊和民衆武裝力量作必要的擴展和改善，推動着政

治的工作，使政治的機構適應抗戰的需要，使民衆走上組織和武裝的大道，推動着國際的關係，使全世界人民能給我們同情和援助，使一切友邦能夠積極的站在我們一邊，而對侵略者實施制裁。四個月來，我們在這方面的收獲怎樣呢？我們說，我們抗戰的發動在國內已經喚起全國的民衆，準備為國家民族而犧牲奮鬥了；已經建立各黨各派初步的合作，開始中央與地方精誠團結的康莊大道了；已經打擊了一些漢奸和親日份子的思想和活動，使過去主戰者不敢言戰的現象，一變而為主和者不敢言和，再變而正式公認主和者就是漢奸。特別是我們軍事上的失利使前線的將士和一些優秀的政治家痛感着軍隊和民衆配合得不好，痛感着過去政治工作和民衆工作的太不健全，因此急切的要求着政治機構和工作的改進，要求着民衆救亡運動的澈底開放和集中領導。我們相信，這些強烈的要求將是使抗戰能夠長此繼續下去，而且能夠使下一個階段的抗戰急劇好轉的最積極的因素。其次，我們四個月來的抗戰在國際關係上已經有些什麼收獲呢？第一，全世界人民珍貴的同情已經集中在我們已經統一了的英勇抗戰中華民族身上了。換句話說，我們已經打定了國民外交最堅實的基礎，由於各個人民的推動，友邦政府對我們的態度可能有更堅決的好轉。第二，我們在外交關係上已經由於中蘇互不侵犯公約的締結，完成了中蘇軸心的初步基礎；同時由於這個外交軸心的鞏固和擴展，可能推動整個國際關係的好轉。美國對我的態度無疑的是好轉了，英國紳士雖然違背了他們本國人民的意志，依然在執行着對侵略者讓步與妥協的步調，然而他們妥協與讓步的限度是

越來越小了。

總括說起來，我們前一個階段的抗戰在國內和國外都推動了急劇好轉的機運，同時因為國內政治惰性的過重，使我們的抗戰只限於軍隊的抗戰，因之使我們在軍事上遭受嚴重的失敗。我們可以老實不客氣的指出，我們對於第一個階段的抗戰，沒有人有權來保證我們能夠獲得勝利的，有之，就只有那些主張單靠軍隊抗戰的誇大狂者；同樣的，在今天我們對於今後的抗戰也沒有誰可以有權抱着悲觀和失望態度的，有之，也依然只有那些主張單靠軍隊抗戰的誇大狂者。不幸得很，這些誇大狂者已經失去了他們誇大的根據，因此對於抗戰也只能絕望了。

一切主張全民抗戰和全面抗戰的同胞都會了解，從我們在政治上準備工作的薄弱，我們在第一個階段的抗戰是沒有理由可以勝利的。同時我們都會了解，我們勝利的基礎已經從抗戰之中，尤其是從軍事的失利之中，建立了起來。現在抗戰的機依然在向前推進，我們相信，抗戰將向一個較有基礎的新階段上推進。這個新階段的抗戰有些什麼特點呢？

第一，我們在政治上可能有比較堅實的好轉，這種好轉將不單限於上層的機構，而且將及於下層：同時下層民衆的意見將更多的反映到上層。民衆救亡運動將在比較統一的領導之下，作較有力的開展；開明的軍事領袖對於民衆更加「渴求」了，而民衆與軍隊的合作可能採取統一的坦白的方式加強起來。

第二，我們抗戰的部隊將有更統一更正確的指揮機構，軍隊的質量有較多的改善。配合着這些，我們在戰略和戰術上將把最現代的收穫（有些是從這次敵人那裏學習到的）和我們自己優秀的傳統融合起來，創造最鋒利的戰略和戰術。這些，我們在淞滬和晉北的戰役中，已經露了端倪。

第三，我們的國際關係，只要我們抗戰到底，只要我們有堅定和明確的外交政策，將有大的好轉。世界將由我們的抗戰使一切和平的力量，團集起來，共同對付侵略；而目前的九國公約會議可能是和平的資本主義國家接受最後教訓的最後機會。

我們的華北大部份是淪陷了，我們的上海是失守了，然而廣大無垠的中華，儘夠我們健兒來馳騁疆場奮勇殺敵。蘇聯當大革命後十四國的干涉軍隊已經兵臨莫斯科和列寧格拉，甚至當干涉軍進攻的時候，蘇聯還沒有建立起正式的軍隊，然而蘇聯人民堅苦奮鬥三年的結果，帝國主義的侵略部隊終於被他們擋出境外，而留在他們境內的是一個自由的和平的幸福的人類大家庭。

有人以為，今天我們的軍隊撤退是不足悲痛，可悲痛的是我們的抗戰可能立刻停止下來，而和敵人妥協。我們以為這種估計是不正確的，同時誇大了這種估計，而停下了應做的抗敵救亡工作，那就無異替敵人鼓吹「和平」。不錯，今天事實上有些漢奸在努力和解運動，有些買辦性的金融資本在表示動搖和妥洽，然而在基本上這些力量將被抗戰的鐵掌擊個粉碎。我們不看見蔣委員長已經屢次鄭重宣言，此次抗戰雖至最後一兵一卒還要抗戰到底，而「中途妥洽」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

亡」嗎？我們不看見全國民衆已經振奮起來，自身願意而且要求政府抗戰到底嗎？特別重要的，我們不看見前線百萬的英勇將士，他們在承受壯烈犧牲之後，「無論如何，決不能接受日本方面的議和條件」嗎？（英國的孟徹斯德導報語）同時我們還不看見華北的戰爭局部的已經在新的基礎上開始急轉，任何力量也不能使當地的戰爭緩和下來嗎？此外最重要的一點，即使我們願意停手不打了，而敵人却已公開聲明：「非打倒南京政府，非根絕國民黨的統治，決不罷休。」（參謀本部發言人語）「到必要時將進攻南京和漢口」（松井石根談話）那末我們的當局和人民難道真願束手受縛，做亡國奴嗎？

一句話說完，儘管國內的漢奸親日份子在包圍和跳梁，儘管國際法西侵略國家拼命在遠東完成一個險狠無比的陰謀網，同時患得患失的帝國主義者正在勉力玉成一段調停的好夢，然而就我們主要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估量下來，我們的抗戰是不能中途停止的。因此上述那種悲觀的論調與其說是一種善意的「杞憂」，還不如說是一種有害的成見。

另外一部份人却有一種無條件的樂觀論調，他們以為我們的抗戰無論如何必然是勝利的。不錯，今天全中國同胞都要有一種必勝的信心，而且我們堅決相信，最後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然而這種信心決不是根據算命先生的忠告，也不是依據劉伯溫推背圖上的預言，而是憑着敵我力量的對比，尤其是根據敵我的政治、經濟、社會機構的可能的變化。換言之，我們在主觀上所根據的不單是

我們可能發動的人力物力的基礎，而且是根據我們憑着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善於看出自己的弱點，和善於糾正原有的錯誤。如果我們今天經過了前一時期的抗戰，還不能從根本上改善軍事和政治的措施，還是維持着過去的「無民抗戰」，那末非但最後的勝利不能屬於我們，而且我們將自始至終，慘敗到底。阿比西尼亞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

目前的抗戰將從舊的軍事完全失利的階段跨出來，走向可能部份勝利的新階段去。在這時候，我們一面要排擊消極的悲觀論者，因為悲觀論者的論調正像暗底咬噬心靈的毒蛇；另一方面我們又要指責無條件的樂觀論者，因為這樣的樂觀論調，正像糖衣的毒藥，牠會把中華民族在甜蜜的「輓歌」中整個斷送掉。

（抵抗）

中國人的抗戰精神

黃嘉德

由在華的外國中立觀察家的觀點上看來，今日中日戰爭最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中國人的抗戰精神；由蔣介石將軍算起，舉國上下都恬然承認中國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只有犧牲才有出路。

在今年七月初，南京的人士覺得中日的關係已經達到最緊張的時期，如果沒有第三者出面調解，祇有雙方政治家最偉大的行動，才有方法可以避免兩國的武力衝突。據記者所知，兩國的政府領

袖都會用最大的努力，企圖解決那些根本的問題。然而，虹橋事件之類所引起的局勢，已經把外交談判之門關閉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最樂觀的觀察家也只好預料一陣慘烈鬥爭的來臨了。

爲甚麼鬥爭呢？如果我們根據近衛首相及其他日本政府發言人的宣言看來，今日的問題是：中國是否願意在武力的征服下受日本的指揮。蔣介石領導下的南京政府顯然已經把犧牲的代價加以深思熟慮了，決心以全部的力量去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且整個中國民衆顯然是團結一致，做政府的後盾，使侵略者用最大的代價才換得到一尺一寸的中國土地。我半月前由南京到上海之後，更相信我這個印象毫無錯誤了。

在過去兩週間，我曾研究過一般中國國民受抗戰的影響，以及他們對抗戰的態度。要作詳盡的調查當然須到內地各處去旅行，可是在今日的環境之下，這顯然是辦不到的，因此我只好根據我在南京和上海直接觀察所得的印象，輔以熟識內地情形的商人、教士等的談話。

這次的調查使我們知道一兩個可驚的事實。第一，中外觀察家都看見那些家宅和商業爲砲火所毀的平民，都在努力適應極困難的環境，毫無怨言。我在上海雖然會聽見幾個外國商人責難南京政府不在華北抵抗日本，而使上海發生戰事，可是上海的中國人似乎沒有這種感覺。聽說上海的中國人對公共租界幾次不幸炸彈事件，也不會表示過一些怨恨。

然而，上海以及全國各地的中國人都受過這次戰爭的重大影響。大部分的工人已經失業，大小

商業已經毀壞，官吏和教員等突然失掉生活之資。成千累萬的國民，無論貧富貴賤，由南京、上海、蘇州及長江下游的其他城市，回到內地的故鄉去，把日本侵略中國的消息到處傳播。有一位駐華多年的教士對我說：「我不會看見中國人表現過這麼堅定的決心。他們顯然是覺得被迫到退後無路了。」在上海，年事甚輕的童子軍，分頭努力於看護傷兵和救濟難民的工作，有的甚至冒險到前線去救護傷兵，掩埋死屍。這些青年幹過了五個星期的勞苦工作之後，精神還是一樣地奮發，興緻還是一樣地好。

中國的少女也不甘落後。前兩天我到靜安寺路附近一所假跳舞場設立的紅十字會臨時醫院去參觀。我在幾個月前曾到那裏去跳過舞，可是那跳舞場現在已收容了兩百餘個傷兵和平民，其中有一個四歲大的孩子腹腿受了傷，正和他那受傷的父親躺在一張牀上。據說在那些志願的看護之中，有十幾個是舞女；她們在那裏每天工作了十二小時，唯一的報酬僅是三頓飯。失業的紗廠女工在女青年會的領導下孜孜不倦地從事難民救濟工作。有些女子也在前線擔任救護的工作。

這一類的例證真是多到不勝枚舉，可見今日的中國人民正和世界大戰的歐洲人民一樣，充滿着抗戰的精神。如果近衛首相所說戰事延長至明年的預言實現，這種決心是否可以繼續保持下去，尙待將來的證明。可是今日一般中國人民的偉大抗戰精神是值得世人欽佩的。

可惜日本的領袖似乎沒有看見這一切事實；他們居然沒有注意到過去幾年政治發展的情形。

他們似乎還有一種可悲的幻覺，以爲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可以分開起來對付。十年前也許有這種情形；可是今日却完全不同了。中國全國已經團結一致起來，南京政府已經成爲整個中華民族未來希望的象徵。他們承認這不是十全十美的政府，尚有一些可以批評的缺點。但這是他們的政府，在這危難的時候，他們是要擁護它，做它的後盾的。

日本的飛機在中國各地不分皂白地轟炸無防禦的平民，更是增進中國人團結的原動力。日軍一方面不斷地做這種勾當，另一方面却在宣稱他們永遠不會攻擊非戰鬥員，這是令人百思不解的事情。沒有一樣東西能比轟炸難民車，教育機關和無防禦的城市等行爲，使中國人的心志更堅決。

我在南京會見一些不幸平民的血肉模糊的屍體，他們是在離軍事機關一兩英里遠的家裏，在睡夢中給日本飛機炸死的。我也會看見那些駕駛值三十萬日金的飛機，由幾百英里外的台灣飛來亂擲炸彈的日本機師的支解身體。

這一切瘋狂的舉動何時可以停止呢？日人不是在向一羣軍事領袖作戰，而是在向一個忍無可忍，不怕任何犧牲，決心抗戰到底的民族作戰，非到日人明白了這一點時，瘋狂的舉動怕不會停止吧。

(M. I. Timperley原作)

日本對華作戰結果的觀察

(西風)

王紀元

一 兩種相反的對照

在中國抗戰的命令一下後，而政治的情勢，隨着很快地開展了。近十年來的沉悶、抑鬱、糾紛、離合、散漫的力量，在統一抗日的大纛下，齊整而堅強起來，民主化的政治原則，展開新的前途。中國有的是政治的開放，而不是政治約束力的強化。可是，在日本所謂「膺懲支那」的動員令一下後，馬上接踵而來的是政治高壓力的加強。一切政治的活動，違反軍部意旨的，都遭受嚴厲的禁壓。東京某日報總主筆，曾經私下告美訪員說：「他們本來發行報紙的目標，是適合讀者的口味，現在則一味迎合軍部的意旨了。軍部所歡喜發表的消息，完全是他們所製造出來的宣傳新聞。其他朝鮮、台灣新聞，都被檢扣得乾乾淨淨。七月十二日，軍部當局曾召集各報各雜誌發行人及主筆指示如何發表華北消息，如何撰著社評，如何擁護軍部政策。各報並均奉令從事募捐現金及慰勞品，企圖使民衆認為各報一律擁護軍部政策。」（見上海英文大美晚報）這一段談話無異坦白地說明了目前日本政治高壓力的真相以及一般比較有公正認識的輿論的苦悶情緒。

在中國抗戰一開始後，我們所怕的是戰爭的中途妥協的謠傳，不斷的和平空氣的傳播。我們的抗戰，是決不能終止的，我們要戰到最後一寸土，戰到最後一滴血，而中華民族的光榮的生命，就成長在這艱苦的環境中。可是在日本戰事遠沒有持續到三個月，而日本的財閥，已有反戰的暗示了。代表金融寡頭的報紙，東京中外商業新報曾載著名評論家津村秀松一文，指出：「日本戰時求舉國一致」

易，惟戰後萬一對中國交涉，不能保障東洋永久和平條件，則國民必怒髮冲冠……」這論調實充分足以代表財閥的心理的；戰而勝，財閥固然是「感恩」的，可是戰而敗，財閥必然怒髮冲冠了。

在最近前線敵人的陣地上，我們又發見了日本無產黨所屬各團體祕密散發的告出征中國士兵書，其中最精彩的一段說：

「哎！悲慘啊！你們遠適異國去流血賣血，果爲了誰的利益呢？軍閥與財閥是藉了戰爭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私圖……我們不能再受軍閥和財閥好聽的宣傳所欺騙了，戰爭與大衆生活的地獄化，在軍閥的野心和財閥的榨取繼續進行當中，絕不會有終止的可能……」

「戰爭不一定是愛國，真正的愛國，真正的國家觀念，乃是大衆生活的向上，踩踐大衆生活的軍部和戰爭，才是民衆的敵人，國家的螢賊，我們要即時和平軍部啊！還士兵的命來！」

這一篇鮮血淋漓的血淚之詞，湧現着無限的悲苦的反戰爭的情緒的。日本一般國民大衆的反對戰爭，反對軍部，反對財閥，在這一篇告士兵書中，赤裸裸地透露出來了。

不但是日本的一般勞苦大衆如此，而軍人機構中有許多反對戰爭的。他們主張進行昭和勤王的義舉，剷除軍人法西斯的專政，因爲這次對華戰爭的發動，不是日皇的本意，而是受了法西斯軍人所挾持的。日本現役將校有志團在其致在華北的將士書中，曾把日皇的真相向士兵宣佈言：

「九月四日天皇陛下行幸福臨時議會時，發表了下述意味的勅語：「日本爲了國際和平，應刻

不容緩的趕緊停止戰爭。與中國以中正和協的態度從事交涉，實現東亞的和平，」被上述勅令驚駭了的軍閥，立刻禁止議會附近的交通，用憲兵的特別警戒監禁議員，防止他們自己大罪的暴露……軍閥要廢立今陛下，以與軍閥方便的秩父宮爲天皇。軍閥真實是昭和的叛逆者，好好忠實擁護今上陛下啊！……決心即時撤兵，即時和平！」

以上所列舉的許多事實，已經把日本各階層的對於此次對華侵略作戰所取的見解，大致暴露出來了。從這種事實中，我們可以知道：日本國內，鼓吹戰爭者到底是那一階層的人民？和我們的客觀情形，國民大眾的情緒比較起來，豈不是可以得到完全相反的對照嗎？

二 漿糊粘成的近衛內閣

在以內閣爲中心的日本政治機構，近五六年來是表現着不可解結的矛盾的。

因爲各階層利益的互相鑿枘，因爲和平與戰爭的需要各方相同。所以近幾年來，日本政治上，發展着永無甯息的愈演而愈尖銳、複雜的鬥爭。內閣此起彼伏，元老重臣，雖功在國家，而法西軍人，縛而殺之，宛如割雞。政府視爲異變，把小兵士的性命槍殺了幾個，就算敷衍了事。真正的主動者是不敢公開檢舉的。日本的政治，已是恐怖的政治，強盜式的政治了！

在這種強盜式的恐怖政治情勢之下，一般保守的元老、重臣、官僚、政黨、財閥或明或暗地與軍人法西斯勢力進行着不斷的鬥爭，廣田內閣傾覆了，換了一個林內閣，林內閣被軍閥所揚棄，被政黨所

打倒了，又來了一個近衛內閣。湯雖則換了幾次，藥還是原來的那幾味，變來變去，脫不了軍部攬權的法寶！

「近衛文麿是西園寺的最後一張牌！」（郭沫若先生語。）到了今年四月間，這最後一張牌，元老重臣層也不得不打出去了，這一張牌的效果，希望能夠把日本的內政糾紛，短時間停止一下，財閥與軍部的互相殘殺，開一個較和平的談判，躲在後背放馬後炮的也把他拉出來。原因是中國的統一抗戰運動，着着成功了，日本遭逢了近二三十年未曾遭遇的難關。「舉國一致內閣」、「準戰時體制的確立」、「確立大陸政策的具體計劃」，誠為他們的妥協運動的中心目標。因此，不消說，軍部對財閥是相當讓步的，而財閥對軍部，當然更不敢進一步的作過分的苛求了。

所以，近衛內閣的成立，不足以說明日本內部矛盾的削減，而是新的更擴大的鬥爭的一種準備。換句話說，它的所謂「舉國一致」不過是用漿糊黏成的，不過是軍部發動對外戰爭的張本。

目前近衛內閣中最足以影響和支配內閣的，當然是陸海軍的槍桿政策。不過，我們如果僅是這樣直覺的觀察，又未免過分看重了軍人法西斯在日本政治機構中的支配力量。我們可以這樣說，近衛內閣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的表現，由幾種互相對立的力量，雜湊而成的。其中官僚的勢力，却佔着最重要的地位，如財相賀屋，文相安井，商相吉野，外相廣田，法相鹽野，內相馬場，都是日本政治機構中著名的官僚集團。而其所代表的後台，頗不一致。近衛本人便代表三種勢力：（一）貴族官僚，（二）